

# 宋代嘉兴诗人与嘉兴书写

蒋燕娜<sup>1</sup>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宋代嘉兴有一批本土诗人,见诸史料的有陈舜俞、张尧同、许尚、莫氏兄弟等约 35 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较为集中的宋代嘉兴书写:历史底色沉痛、科举家族繁盛、民间信仰多维。集中的嘉兴书写表明了诗人们对家乡的地域认同和由衷热爱:一方面将对嘉兴的印象和赞扬融于笔端,另一方面又在自己同其他诗人交游的过程中自觉地承担起弘扬和传播嘉兴文化的责任。嘉兴诗人的努力既促进了宋代嘉兴文化的发展,又为后世嘉兴文化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宋代;嘉兴;诗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4-0021-06

嘉兴,古称槁李,乃秦由拳县、海盐县境,属会稽郡。三国时吴国析由拳县南境、海盐县西境置盐官县。吴黄龙三年(231)“由拳野稻自生”,孙权遂改由拳为禾兴,赤乌五年(242)再改称嘉兴。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析嘉兴县东境及海盐、昆山等县部分辖地置华亭县。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嘉兴设置开元府,领嘉兴、海盐、华亭 3 县。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置秀州,领嘉兴、海盐、华亭、崇德 4 县。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改秀州为嘉禾郡,属两浙西路,仍领嘉兴、海盐、崇德、华亭 4 县。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升郡为府,属两浙路,领县不变。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安抚司,至元十四年(1277)升嘉兴路。治嘉兴县,领崇德州、海盐州和嘉兴县。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改置嘉兴府。

嘉兴之地自古多才俊。西晋陆机誉流京华,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钟嵘《诗品》称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sup>[1]43</sup>。南朝顾野王,工诗文,善丹青,草虫画尤工,其《草虫图》得宋徽宗赞赏,收录在《宣和画谱》中。唐朝褚无量,熟通经史,著作颇丰,有《帝王要览》22 卷、《帝王纪录》3 卷、《史记至言》12 篇等。还有书法家朱异、隐士陆逸冲、善言玄理的陆德明等,他们皆是嘉兴历史上的璀璨明珠。

至宋,嘉兴物产丰饶,文贤辈出。旧经云:“罕习军旅,尤慕文儒,不忧冻馁,颇勤农务。《题名记》云:惟秀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鱼盐之利,号泽国杭稻之乡。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百工众技,与苏杭等。”<sup>[2]9</sup>虽尚未达到明清时期的盛况,但宋代嘉兴已兴起之势。就诗人数量而言,较之唐代有明显增加;从诗歌内容看,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嘉兴书写:历史底色沉痛、科举家族繁盛、民间信仰多维。

## 一、宋代嘉兴诗人概况

以《槁李诗系》为主,结合《至元嘉禾志》、光绪《嘉兴府志》以及《全宋诗》统计,宋代嘉兴诗人留下诗作的共有 35 人。<sup>①</sup>他们是吕谔、闻人安道、闻人安寿、陈舜俞、郭三益、李甲、吕渭老、闻人偲、康与之、鲁聿、赵汝能、王彦和、张伯垓、娄机、赵汝愚、钱

<sup>1</sup>收稿日期:2019-02-28

作者简介:蒋燕娜(1991-),女,江苏常州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9-06-20 14:36:15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620.1043.006.html>

文、莫若冲、莫若拙、蔡开、卫泾、闻人滋、卜祖仁、张尧同、江表祖、陆德舆、鲁应龙、赵孟坚、闻人宇、赵孟淳、许棐、叶隆礼、唐天麟、卫富益、赵孟佃、许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

陈舜俞(1026-1075)，字令举，号白牛居士，与李常(公择)、苏轼、杨绘、张先、刘述称为“六客”，有《都官集》30卷，《四库全书》本为14卷，其中有诗3卷。<sup>②</sup>

吕渭老，字圣求，宣和末年朝士，有集不传。《嘉兴府志》称其“有文行，以诗名”。存词有2卷。诗约130首，惜未能保留下来，仅存1首诗。

鲁聿(1099-1175)，字季钦，号冷斋，与其弟簪同为绍兴五年进士。有《蒙溪已矣集》45卷，《蒙溪已矣后集》20卷，均佚。喜杜甫诗，今存《杜工部草堂诗笺》40卷、《杜工部诗年谱》1卷。

许棐(?-1249)，字忱父，自号梅屋，嘉兴海盐人。嘉熙中隐居泰溪，著有《献丑集》《樵谈》。许棐栽种了一片梅树，又搭建屋舍，读书作诗于其间，室中悬挂白居易、苏轼二像。诗作长于近体，多清新之调。

张尧同，秀州人，生平不详。《四库总目提要》根据其诗作中有咏潘师旦会景亭、赵袞赵老园，将其定为宁宗以后人。著作多佚，仅《嘉禾百咏》流传于世。

许尚，华亭人，号和光老人，生淳熙间，有《华亭百咏》。<sup>[2]304</sup>

因靖康之变，许多宗室子弟南下，这一特殊阶段，嘉兴诗人中有一些宗室子弟。赵汝能，字公举，自号云谷道人，海盐人，宋太宗八世孙，绍兴末举进士。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赵善应之子，建炎间避地崇德，汝愚即出生在崇德。赵善应为太宗七世孙，则汝愚为太宗八世孙。赵孟坚(1199-1264)，字子固，别号彝斋，高宗赐第于海盐广陈，故为海盐人，《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辑为《彝斋文集》四卷。赵孟淳，字子贞，孟坚弟，自号竹所，擅画，尤为墨竹，有题画诗。赵孟佃，字月麓，号三教遗逸，宋太祖十一世孙，有《湖山汗漫集》，已佚。

有些宋代嘉兴本地诗人同出一族，如闻人氏、莫氏。闻人氏有闻人安道、闻人安寿，莫氏有莫若冲、莫若拙兄弟。莫氏共有兄弟五人，皆考取功名，堪比“五窦”。这些家族的子弟留下的诗作不是很多，但皆有功名，隐现着家族文化的兴盛。

## 二、宋代嘉兴诗人的嘉兴书写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拓宽京杭大运河南段，即如今的江南运河。运河北起镇江，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到杭州，北接长江，南接钱塘江，又与吴淞江、平湖塘、华亭塘等水域相连，四通八达。嘉兴作为江南河运主干道上的一个站，八水环绕的城市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事实是，早在唐朝，嘉兴已经成为浙北重镇，“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sup>[3]</sup>。宋室南渡之后，由于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经济也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了重要的京畿辅地。嘉兴诗人受其润泽，融诸笔端，或以分散吟咏，或以集中咏叹的方式书写嘉兴。前者出现在几乎每一位嘉兴诗人笔下，后者主要体现在张尧同和许尚两位诗人身上。宋代本土诗人笔下的嘉兴，具备历史底色沉痛、科举家族繁盛、民间

<sup>①</sup>本文仅探讨嘉兴本土诗人，不包括外来客籍诗人。《携李诗系》中辑录了朱应龙，但其生平不详，有记载为建康人，又有说其即鲁应龙，此外，关于叶廷珪是甌宁人还是嘉兴人，尚未寻得力证，故此二人不计在内。

<sup>②</sup>《至元志》称其为嘉兴人，《宋史》称其为湖州乌程人。前者修订于元至元年间，后者则是元末至正三年(1343)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从修订的时间来看，似乎《至元志》更具可靠性。翻阅《明一统志》，对陈舜俞的记载是：“嘉兴人，尝寓居湖州，博学强记，庆历中举进士，又举制科第一。”在清光绪《嘉兴府志》中也对陈舜俞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文献通考》《方輿胜览》《至元志》都将其定为嘉兴人，且在嘉兴有舜俞宅，“崇宁三年孙某舍之为漏泽寺，其隐居在清风泾，有陈贤良祠。后析属嘉善”。与嘉善将其与周鼎、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的说法相对应，周鼎、吴镇皆为嘉善当地人，可知陈舜俞确为嘉善人氏。

信仰多维的特点。

### (一) 沉痛的历史底色

嘉兴之名,从长水、携李、嘉禾到秀州;嘉兴之境,从吴越边邑发展至宋嘉兴府,每一次变化都是嘉兴发展历史的见证。

一方面,宋代嘉兴深厚的历史底蕴表现在沉痛的历史战争中。以“携李”之名为例,张尧同有诗《携李城》:“螳螂方捕楚,黄雀遽乘吴。交怨终亡国,君王到死愚。”<sup>[2]348</sup>携李原为李子名,因盛产此李,故作为地名。但令“携李”闻名的是肃穆的战争。诗中所绘乃春秋时吴、楚、越三国之间的战争。吴楚之战中,吴大胜。吴越之战时,《左传杜林合注》道:“定公十四年于越败吴于携李,阖庐伤而卒。子夫差立。”<sup>[4]</sup>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吴王阖闾战败后在还军途中逝世于垓地,“去携李七里”<sup>[5]</sup>。后阖闾之子夫差继位,誓报携李之仇。三年,大仇得报,但因不听伍子胥之谏,未将勾践斩杀,又放其归国,给了勾践复国的机会,终致吴灭国,令人扼腕叹息。携李之地,被三国争夺,凝聚着国仇家恨,亦沉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另一方面,嘉兴沉痛的历史底色凝注在深沉的故乡之思中。嘉兴历史中的故乡之思并非单纯对故乡的思念,而是结合了由“华亭鹤唳”这一典故引发的仕子之悲和对故乡的向往两层含义。《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讟,被诛。临行前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sup>[6]479</sup>陆平原即陆机,因曾被司马颖封为平原内史故名。卢志污蔑陆机有“异志”致其被诛杀。行刑前,陆机感叹再无机会听闻华亭鹤鸣。华亭为陆机、陆云兄弟二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华亭,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机兄弟素游于此,十有余年。”<sup>[7]191</sup>由拳亦属嘉兴境,由拳华亭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又素产鹤,兄弟二人能在其间读书、生活十余载,足见享受其中,所以在遭此横祸之际,悔恨步入仕途,怀念华亭鹤唳。“华亭鹤唳”代表着安逸的故乡及其惬意的生活,暗示着仕途受阻也无法回归故乡的悲哀。<sup>①</sup>这其实是中国历代失意仕子共有的情感体验,当仕进理想受阻之时,便希望回归故乡或隐居山林,而“华亭鹤唳”发生较早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嘉兴本土诗人的作品中对此也有体现。许尚《华亭百咏》中涉及陆机的诗有《陆机葺》《昆山》《陆机宅》三首。陆机葺,又名吴王猎场,“二陆为童日,驱驰屡忘归”<sup>[2]305</sup>(《陆机葺》),描绘的就是当时陆机兄弟在此游猎,乐而忘返的美好场景。“英才没黄壤,旧事不堪寻”<sup>[2]306</sup>(《昆山》),后人称为昆山之玉的陆机被诛后葬于横山(即华亭<sup>②</sup>),英才蒙冤而亡,世人为之痛惜。“披榛问遗裔,寂寞一伤情”<sup>[2]306</sup>(《陆机宅》),后世想要了解陆机,询问他的后人却也没有途径,只因司马颖夷三族的残酷,连后裔也没有留下。不仅仅是本土诗人,宋代其他诗人也与之同悲,如王安石《昆山》“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欷倾”,“悲哉”一声叹,道明了同情之意。基于“华亭鹤唳”的双重含义,后世以此为鉴,面临相似处境之时则萌发了退隐之意。这也是宋代嘉兴隐逸之风盛行、隐士颇多的原因。如北宋陈舜俞曾隐居清风泾,南宋许棐隐居泰溪,宋末卫富益隐居讲学等,与“华亭鹤唳”所引发的故乡之思是难脱干系的。

在嘉兴发生的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多是悲剧性的,留给这片土地的记忆是沉痛苦涩的,无论是携李吴越间的角逐兴替,还是华亭鹤唳引发的无法回归故土的悲思,沉淀下来的底色都是沉痛的。

### (二) 繁盛的科举家族

中国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至清末,打破了门阀宗亲的垄断,为普通百姓踏入仕途提供了通道和希望。到宋朝,统治者重文忌武,科举入仕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据统计,宋代嘉兴“皇室宗亲赵氏家族进士141人;王江泾闻人氏一门进士25人;当湖鲁氏一门进士21人”。<sup>[8]2</sup>更有一门五兄弟皆登进士者,“进士从来荣一第,至比梯云仰攀桂。弟兄罕见五枝芳,昔说窦郎今莫氏。莫氏一门真可荣,二难三秀众美并。见闻叹羨不易及,往往笞儿亲短檠。堂下荷花戏成伍,堂上椿龄奉慈母。母夫人是月中娥,种得森森桂如许。飞腾从此上天衢,岂但森森月桂如。更看勋名相照耀,连珠光彩夺星榆。”<sup>[9]27697</sup>张伯垓这首《题椿桂堂》描绘的是南宋崇德莫氏一门五子登第之事。莫琮,一位北宋太学生,因避乱迁居崇德,建屋椿桂堂,后进入仕途,品行端正。生有五子: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

<sup>①</sup>华亭是否为二陆之祖籍多有异议,然二人生活于其间十多年,从情感的认同上,已然将其视作故乡。

<sup>②</sup>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昆山在本县西北,或曰在华亭,盖割昆山之境以县华亭故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页。

冲,分别登第,乡人称之“燕山五宝”。“五子登科”极为难得,此前形容的是五代时燕山窦氏,后出现在南宋崇德莫氏,帝王亦为之惊诧,特赐“五子登科”匾额,地方官员更是以此为荣,特建“五桂坊”,郡丞周必正题其堂。伯垓此诗盛赞莫氏一门之荣耀,又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羡慕之情。一方面,科举登第为个人带来的荣耀使人人皆向往之;另一方面,科举家族所产生的影响力数倍于个人登第,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也更为持久。这也是嘉兴地区各家族推崇科举、向往成为科举家族的原因。事实上在莫氏之前,已有科举家族的存在,如宋初吕氏兄弟,吕谔、吕询、吕评,《明一统志》称“嘉兴登进士者,自其兄弟三人始盛”。<sup>[10]</sup>又有当湖鲁氏鲁詹、鲁誉、鲁嵩,詹子可封、誉子可简、嵩子可宗,卫氏家族卫泾、卫湜、卫藻,崇德徐氏徐珙、徐晟、徐昂等,因人数众多,仅列举部分科举家族和子弟。宋代嘉兴科举家族的繁盛大抵如是。

### (三) 多维的民间信仰

在嘉兴诗人笔下呈现的宋代嘉兴地区人们的信仰是多维的,既信仰主流的佛教,又敬畏民间的鬼神。

唐末、五代中国佛教经历了两次劫难,寺院遭到毁坏,经籍散失、僧侣受到迫害,佛教大幅度萎缩。宋建国后开始废止毁佛之令,对佛教采取保护措施,官方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发展。据统计,《至元志》中有记载的大大小的佛教寺院共计 132 个,数量远超过道观。在嘉兴诗人的笔下,佛教寺院题咏更像是一种吟咏习惯,与诗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嘉兴有招提院,据《至元志》记载“在郡治西二里”<sup>[2]80</sup>,唐光启四年(888)改宅为院,名罗汉院。今名招提院是宋治平四年(1067)改题,寺中有静照堂。嘉兴诗人闻人安寿有《题招提院静照堂》诗:“名蓝小隐惬高情,雅构堂深豁眼明。万虑平时身可外,一轩安处道初生。花紫宝砌当春盛,香满金炉入座清。复有高人乘兴至,为题佳句遍雕甍。”<sup>[9]4398</sup>静坐禅寺明堂之中,足以忘却俗世之忧。“香满金炉”透露着当时招提院香火旺盛,信徒众多的景况。尾联写道:又有高人乘兴而至,在此题诗,静照堂的屋脊梁柱上都题满了文人骚客留下的佳句。普通百姓信奉招提院中之佛祖,文人骚客也热心于此,堂外人声鼎沸,一派热闹;堂中人迹罕至,以诗会友。闻人安道亦有诗,首联言“白茅结宇自粼粼,静照初题梵字新”<sup>[9]4283</sup>疑为静照堂初建之时所作。嘉兴寺院众多,留下的诗作也很多,如许尚的《普照寺》、李甲的《超果教院见远亭》、陈舜俞的《题翠峰院》、闻人偲的《题净因院》等,呈现出当地佛教信仰兴盛的特点。

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对世界的认知十分有限,所能掌控的范围极小,在面对自然灾害或无法解释的事件面前非常无力,常常寄希望于拥有非凡能力的神、佛、先贤。但凡被认为能护佑生灵的力量,当地百姓都一应信仰,他们多维的信仰在嘉兴诗人的作品中一一被记录下来。张尧同《马塘堰》<sup>④</sup>中写道:“疑著风波恶,民谣亦畏人。筑塘成堰后,斩马祭河神。”《元丰九域志》载:“秦始皇三十年东游至此,改长水为由拳县,遇水为堰,以厌水势之谣。其堤既立,斩马祭之。”<sup>[11]</sup>嘉兴百姓敬畏河神,盼能风平浪静,避免水灾带来的劫难。许尚作《陆四公庙》:“晋杰云亡久,嘉名未遽湮。严祠坐遗像,犹解福吴民。”<sup>[2]315</sup>关于此庙,有传言为陆机庙,但尚无确切证据。按诗中所言,百姓祭拜是认为能够福泽吴民,就如同当地的父母官,会替百姓谋福祉。又如《三姑庙》:“神居阴物护,泉闾捍洪波。莫虑蛟龙怒,年来畏叱诃。”<sup>[2]308</sup>三姑庙在澉山湖(即今昆山淀山湖)中,湖起风波却从不进入庙中,因此诗人称有神护佑。诸如此类嘉兴百姓敬畏、信仰的还有许多,如《霍将军庙》中的霍将军、“一饮百痾轻”的灵光井水<sup>[2]351</sup>等等。

出自嘉兴诗人笔下的嘉兴书写,真实、丰富,饱含着诗人对嘉兴文化的认同。于嘉兴诗人而言,嘉兴文化更像是一个母体,诗人们脱胎于母体,幼时接受了嘉兴文化的滋养,长大后又在诗作中将嘉兴展现出来。

## 三、宋代嘉兴诗人的交游和影响

文人们交游的方式有多种,或在一处聚会,或一同出游,或书信互通,以诗会友却是必不可少。诗人们对于故乡的热爱不会止于闭户吟咏,而是会在与人的交游中自觉地进行弘扬与传播。宋代嘉兴诗人也创作了许多交游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同题诗。

《嘉兴府志》记载,闻人安道“与司马温公同榜,相知最深,又与东坡诗筒往来,见于纪录”<sup>[12]</sup>。可知当时当地诗人与外来诗人

<sup>④</sup>①见《至元志》,第349页。但《携李诗系》《全宋诗》等皆作《马塘泾》。北宋历史地理著作《元丰九域志》记载了马塘堰名字来源始末,故本文也作《马塘堰》。

的互动频繁,甚至能够想象诗人们相邀同游嘉兴知名景点的景象。上文提及嘉兴招提院静照堂,在此处题诗的诗人,除了本地的闻人安道、闻人安寿,还有苏轼、王安石、王珪、郑獬、苏辙、李常等,司马光也有《悼静照堂僧》诗。这些诗人借“招提院静照堂”这一地点展开交游。同题吟咏的交游方式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并不要求诗人们齐聚一堂进行切磋,静照堂成为诗人们交流的一个平台。另一个集中的同题吟咏主题是“醉眠亭”。《姑苏志》载:“醉眠亭,宋李无晦作,无晦名行中,居松江,高尚不仕,东坡兄弟尝过访留题。”<sup>[13]</sup>此亭筑于松江青龙江之上,《至元志》中李行中《醉眠亭》一诗有序,提及“诸公皆有诗”<sup>[2]325</sup>,其中包括陈舜俞、苏轼、苏辙、李常、张先、王观、秦观、张景修等。《方輿胜览》卷四“六客亭”下曰:“元祐中守张复,作后序曰:昔李公择为此郡,张子野、刘孝叔在焉,而杨元素、苏子瞻、陈令举过之,会于碧澜堂。子野作《六客词》,传于四方。今仆守是邦,子瞻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来过,与仆为六,而向之六客,独子瞻在,复继前作。子野为前六客词,而子瞻为后六客词。”<sup>[14]</sup>赋诗的诗人与“六客”多有重合,陈令举即陈舜俞,李公择即李常,张子野即张先。其中陈舜俞为嘉兴人氏,李行中隐居嘉兴,可见苏轼等人经常游至嘉兴。《东坡志林》有《记游松江》<sup>[15]</sup>一文,记述了与陈令举、张子野、杨元素、刘孝叔夜饮松江垂虹亭上之事。可以确定的是北宋时期嘉兴诗人陈舜俞与苏轼、苏辙、司马光、李常、王安石、张先、杨绘、刘孝叔等人皆有交往。闻人安道、闻人安寿则与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也有交往,他们之间是一个大的交游群体。

到南宋时,同题吟咏的群体没有北宋时那么集中和庞大,但也存在一些零散的交游。莫氏“五子登科”的佳话,吸引了诸多诗人的关注。范成大、叶适、王信、倪思等诗人都作有《题椿桂堂》。科举佳话的影响力之大,似是下至平民,上至天子,都知晓了嘉兴莫氏一门。其中,莫若冲官至大理寺丞。陆垵有《题莫寺丞足闲堂》诗,二人皆题了石门张氏园,故此二人当有交往。许棊,梅屋高士,南宋江湖文人之一,与当时的江湖文人多有交游。

苏轼、王安石、苏辙、司马光、范成大等人皆是宋代名人,当地诗人与他们之间的交游一则扩大了嘉兴的知名度,强化了嘉兴书写;二则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首先,文人以诗会友的交游方式本身就为当地增加了文化底蕴;其次,诗人所吟咏的已有景点将会更加深刻地留在历史记忆中,更为广泛地传播给后代。如此,嘉兴的地域文化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潜能。嘉兴诗人的交游既将嘉兴文化传播开去,丰富了宋朝的文化,又将当朝的时代追求吸收进来,紧密连接国家与地方。

综上所述,对于宋代嘉兴文学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甚至可以说薄弱。宋代嘉兴诗人也没有形成群体和规模,但从留下的少部分诗作来看,嘉兴诗人的创作在地域认同上有一定的共性,如从他们诗歌中展现出来的嘉兴地区沉痛的历史底色、繁盛的科举家族、多维的民间信仰等,都是诗人对家乡发自内心的接受和热爱。在诗作中呈现出的嘉兴书写,既是记录,又是对家乡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在与外来诗人交游的过程中,嘉兴诗人又一次自觉地带领更多诗人领略嘉兴的魅力。若将宋代嘉兴置于嘉兴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看,只能称初见端倪,嘉兴的繁盛在明清。宋代嘉兴诗人多有功名在身,他们不仅仅为嘉兴的文学添砖加瓦,也为嘉兴地区的教育文化贡献了力量。本文因笔力所限,尚有不到之处,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和考证。

#### 参考文献:

- [1]钟嵘. 诗品译注[M]. 周振甫,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2]徐硕. 至元嘉禾志[M]. 单庆, 修. 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董诰. 全唐文: 卷四三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杜预, 林尧叟. 左传杜林合注: 卷四十四[M]. 王道焜, 辑.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李廷辉, 徐志鼎. 桐乡县志: 卷一[M]. 刻本. 1799(嘉庆四年).
- [6]刘义庆. 世说新语校笺[M], 刘孝标, 注. 徐震堃, 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 [7]陆机. 陆机集[M]. 金涛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8]丁辉, 陈心蓉. 嘉兴历代进士研究[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 [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0]李贤, 彭时. 大明一统志: 卷三十九[M]. 御制序刊本. 1461(天顺五年).
- [11]王存. 元丰九域志: 卷五[M] // 四库全书: 471 册. 影印文渊阁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 [12]清光绪嘉兴府志: 卷五十[M].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 [13]王鏊. 姑苏志: 卷三十二[M]. 四库全书: 473 册. 影印文渊阁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 [14]祝穆. 方輿胜览[M]. 四库全书本.
- [15]苏轼. 东坡志林[M]. 刘文忠, 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7.